

# 一个仁者的情怀

□ 黄佩华

拜读完黄鹏兄的诗稿《世纪阳光》，掩卷数日竟不敢下笔写点什么。如此犹豫，主要是怕点不到要处，领会不到精神实质，枉费了他对自己的一番信任。前两日过教师节，作家班同学们的一个小举动忽然就触动了我，于是才有了对鹏兄以及对其文字作出一个新判断的一点胆量。

黄鹏兄是一个仁者。何谓仁，仁乃儒家五常之首，是爱，是慈善悲悯惻隐包容的总和。不仅是人们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仁爱，不只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人文情怀，更是我们今天伟大时代的人文精神。

但凡认识黄鹏的人，都知道他有个尊称叫做鹏哥。如此称谓并不一定因为鹏哥年长，甚至有不少比他年长的人都愿意这样称呼他。为什么？因为鹏哥长得白净而且慈眉善目；因为鹏哥雅量过人而且为人做事厚道；还因为人如其文，你一旦读了他这本诗集，你就能看到了他真实的内心。

鹏哥有一颗滚烫的大爱之心。我们看到，身处南宁市青秀区星湖路一隅的诗人，其目光早已穿越了南方，穿越了中国，穿越了地球，巡梭在宇宙之上。于是，时空在诗人的眼中变得渺小起来。我们为此看到了剔透星空，享受到了阳光明媚，读到了月亮温情。我们和诗人一同品尝到了春天的耕种，夏天的希冀，秋天

的收获，冬天的欢愉。

诗人之爱还在于他博大的胸怀。毫无疑问，鹏哥不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诗集的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中国前进》《国庆抒怀》《玉树，请临风挺立》《西南大旱》《海那边，海这边》《魅力崇左》《左江意识流》《超越花山》《北部湾放歌》《灵渠》这样让人心潮激荡的诗章，也有如《故乡，我想念你》《故乡河》《童年》这样的念故怀旧的诗文。

鹏哥的血管里流淌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叫做良知的液体。他的笔触除了饱含着对至爱亲朋的炽热之爱，更有对老师，对故人，甚至对售货员对清洁工对裁缝，以及对一片海，一棵

树，一条小溪流的热恋、悲悯或颂扬。熟识鹏哥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人。作为一名来自乡村的儿子，一名人事干部，有时候稍不留神，鹏哥便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些素昧平生者的救命稻草或者精神导师。面对求助者和弱者，鹏哥总是怀着一副侠肝义胆，不厌其烦地循循善诱。虽说多数人并不一定能够按照鹏哥指引的路线图实现最终理想，但他们那颗忐忑的心却已得到了鹏哥的温暖和抚慰，走在人生路上也不会感到太孤单了。

读鹏哥的诗作，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他仁爱的情怀，他爱憎分明为人正派的风范，同时也从中享受到他文字的精彩。纵观全集四 chapters，我尤为喜欢第二辑《映月白荷》，许多篇

章不乏妙词佳句，读后有如大雪天桑拿一般舒适。如果说第一辑《阳光地带》是一杯烈酒的话，那么《映月白荷》便是一杯上了年份的葡萄酒，浓醇而醇香。此外，第三辑《又见星星》应该算得上是土蒸土酿的农家酒，口感厚实而不失缠绵。诗人的感伤和忧郁似乎都留在第四辑《虹霞满天》之中，此辑的诗行文字记录着鹏哥多年的情感记忆。喜怒哀乐，忧伤无奈，思念怀旧。这一切，都难以掩饰一个诗人内心的失落和一个仁者寂寞的背影。

由于对诗的鉴赏和悟性有限以及鹏哥诗作的深度，本人的认知无疑是有限的。在此敬请大家和鹏哥谅解。作为诗集第一读者之一，我衷心祝贺《世纪阳光》的问世。



□ 凌云彬

站在五月的记忆里，我拎不起身后渐渐模糊的村庄，就像时间拎不起我远去的年华。我只能拎起背囊，以贪婪的天性紧紧地，尽可能地将这片土地的芬芳放进包裹。我面对苍天，伸出双手，手掌朝上，捧起五月的艾蒿，让艾香飘在梦中。

艾，又名艾草、艾蒿、艾绒、香艾等，我的故乡呼唤香艾。植物学上说艾为菊科艾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根，分系繁多；其叶，羽状不对称互生；其花为总状花丛。边花为雌花，7至12朵，花冠细弱，常不怎么发育；中央花为两性花，10至12朵。花色淡红、淡黄、淡褐三色并呈，果实瘦小呈长圆形，揉之有浓香。

艾，属于五月。五月是南国大地最好的时光，灿烂阳光，微微暖风，各种植物在五月里开花孕果。享尽了春光的艾蒿，在五月拔节。在小河畔、地头、沟壑、荒坡，一簇簇，一片片蓬勃地生长起来了。充满了茂盛，极富气势，彰显一种顽强和蓬勃。五月里的艾株茁壮，艾叶簇密，整个株体的艾油含量最为饱满。因此，五月的艾，浓香弥漫着南国大地；有艾的地方就蜂飞蝶舞。一年只采一次艾，采的就是五月艾。

采艾之事，带有一些神秘的意味。端午节当天的黎明时分，采艾人在晨鸡未鸣之时出门，腕上挎一个竹篮，手握一把镰刀，神秘兮兮地往野地里走去。当初阳散光之时，四野里人影幢幢，那齐膝的艾草挨挨挤挤铺满田间地头。远远望去泛着隐隐的银色光亮，走近一瞧却透着油绿和翠色。蹲在艾草丛中，毛茸茸的艾叶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香气。此时，顺手拈起艾叶上的露水，洗洗脸，揉揉手，感觉凉凉的，香香的，神清气爽。据说这么做可以止痒祛疮。艾草拂衣或艾汁染手之后，艾香多日不散，令人久久无法忘怀。

采回的艾草，有的悬之屋宇，可以“避邪”。艾草还可入药。药师采艾，自有他的采艾秘法。药师在五月初五早上，选择好一片艾蒿地，屏神闭气，脚踩艾株。踩倒艾株后，并不急着采摘。第二天再到踩艾的地方，看到哪一株艾蒿焉了，才把哪一株艾蒿采回加工。加工好了的艾药用药布包好，放到鸡窝，让抱窝的老母鸡抱过之后就可以治疗头痛、感冒风寒、关节炎等多种病症。

用新鲜的艾蒿做成的糍粑还是家乡的一种美味小吃。小时候，每到农历的五月初五，母亲把采来的新鲜艾蒿放到石灰水中烫杀青。接下来把杀好青的艾和着煮熟的糯米饭放到石臼内捣成糍粑，艾糍粑用花生糖或芝麻糖为馅，给全家人享用。当我们等得口水流有半尺长才接到母亲递给的青绿色的甜味艾糍粑。那熟悉的艾香，甜甜的口感，是我们童年的乐趣。

艾香不仅是五月河边欢腾的龙舟赛，艾香还与五月，与五月一位浪漫的诗人有关。每到农历五月时节，闻到艾香，童年遥远的记忆又逐渐清晰。艾蒿在五月的阳光下摇曳。记忆里定格画面，从童年一直留至今，还没有退色。



## 美侗瑶寨女寿星——蒙娅正

□ 韦汉国 韦添敬

命运之神，给大化瑶族自治县古文乡义和村美侗瑶寨阿婆蒙娅正的人生喷上了苦涩的涂鸦：早年丧失配偶、五个花样年华的孩子先后患病离世、幸存的残疾儿子年届五十未婚、子孙满堂的愿望遥遥无期……幸运的是，她拥有一本令人羡慕的长寿黄历。1912年6月8日出生的她，已走过了104个春秋。2014年，她登上了大化县百岁长寿老人荣誉榜。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蒙娅正老人的家庭是极为不幸的。1925年，正值豆蔻年华的蒙娅正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江南乡弄文村嫁到古文乡义和村美侗屯，与小伙子蓝朝灵成了家，开启了当家创业的人生旅程。婚后摆在她面前的现实太残酷和令人心酸：全家人挤在低矮潮湿的茅草房里，家境贫寒，常年吃的是米糠野菜，穿的是粗布旧衣，晚上点着火把照明，生活捉襟见肘，日子惨淡悲凉……这个家怎么当啊？蒙娅正暗暗啼哭过。

有道是“穷人的孩子会当家”。在山里长大的蒙娅正深知当家的谱系，对如何弹奏“家”的幸福旋律，她有一套稚嫩而娴熟的指法。蒙娅正嫁为人妻后，很快就融入了全新的生活环境，默默地用挚爱和亲情担负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彰显了一个女人的勇气和担当。据蒙娅正老人回忆，那时每到晚上，她料理一切家务后，就跟同屯的男女青年围在火灶边，放开嗓子尽情“苏芬”“苏酒旺”，歌唱对劳动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度过黑灯瞎火、蚊叮虫咬之夜。白天，她背着竹篓，哼着小曲上山，找树根、挖准山、采野果，然后拿回家晒干，用石碓舂成粉末后煮着吃，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有时她去邻村有钱人家当挑工，换回微薄的救命钱，买来油料食物，维持家庭正常的生活。“当时就像陀螺一样，整天不停地旋转，但常常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好苦啊！”谈及生活经历，蒙娅正频频眨眼苍老的脸暗沉了下来，流下了心酸而委屈的泪水。

“生活是一条路，怎能没有坑坑洼洼。”面对坎坷曲折的生活之路，蒙娅正夫妇没有怨天尤人，心灰意冷，他们相亲相爱，风雨同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一路艰难地走下去，家庭生活渐有起色，婚姻之树春暖花开，频频结出丰硕而甜美的果实。据蒙娅正老人透露，她跟蓝朝灵婚后生育五男一女共六个孩子，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可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家庭生活贫困，孩子体质弱，再加上地处偏僻，缺医少药，曾经活蹦乱跳、乖巧懂事的五个孩子，生活不到二十岁就相继患病

离世，家庭温馨的美梦被无情的病魔给泯灭了。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变故，蒙娅正和蓝朝灵夫妇的家庭生活失去了欢乐，精神天空失去了阳光，他们压抑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整天以泪洗面。其夫蓝朝灵难以承受这份绝望的伤痛，落下了一身疾病，最后含恨离开了人间，留下了孤单的蒙娅正和苦命的残疾儿子蓝胜儒相依为命。

“逝者已矣，生者当如斯。”痛失丈夫和爱子爱女，蒙娅正的人生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希望，几次曾想一死了之，以遗忘那刻骨铭心之痛，告别令她伤心欲绝的世界。可想到她与丈夫唯一幸存的肢体二级残疾的儿子——蓝胜儒，蒙娅正最终放弃了死的念头，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如果我死了，谁来管我的仔呢，所以我不能死，我要守护我的孩子。”当聊到儿子蓝胜儒时，蒙娅正老人忧愁的脸上露出些许笑容。可谓“老母一百岁，常念八十八”啊！

有道是：“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蓝胜儒告诉我们：“母亲蒙娅正虽然饱尝生活的酸甜苦辣，遭受痛失亲人的重磅打击，但她的精神世界没有被摧垮。”据蓝胜儒介绍，蒙娅正是个勤俭持家、精明能干的女强人，无论寒冬酷暑，晴天雨天，她始终保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什么洗衣做饭、推磨舂米、熬酒煮粑、养猪喂鸡、砍柴割草、牵牛犁地等所有家务农活，事事都会，样样在行，不愧为名副其实的好儿媳、好妻子、好母亲。也许是经历太多的苦日子，蒙娅正忧郁寡言，难有笑容，很少有人读懂她的内心世界，但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平时左邻右舍有困难的时候，她都热心去帮助，与邻居们相处十分融洽。蒙娅正对吃穿看得很淡，她不抽烟不喝酒，忌吃辛辣和羊肉，特别是一吃羊肉就患羊毛痧，浑身感到不适，这也是迄今为止她患过的最大的“病”。羊毛痧患多了，蒙娅正渐渐摸索出“治痧”的独门秘方，至今没去医院取药吊针过。最为可贵的是，蒙娅正虽然没进过校门，但她记性好，嗓子亮，唱瑶歌是她的拿手绝活，在周围村屯里颇有名气。年轻时凡邻村或本屯有歌会，她都受邀去唱主角，一唱就是通宵达旦。那清脆的歌声，好似山谷中的画眉鸟鸣叫，令人如痴如醉。

“感谢共产党，人民得解放；如今生活好，人人欢畅。”当即将结束采访时，蒙娅正老人拄着拐杖，靠近门边，用瑶话即兴演唱了一首发自肺腑的瑶歌，唱出了热爱党、热爱生活的耄耋之声，让人无不为她老人家“人老音符在”而感动！